

乙  
丑  
課  
菽  
上

二  
銘  
制  
義  
第  
四  
冊



本立而道生

本貴乎立道之所由生也夫道必有本道之不生由於本之不立也苟立其本而道豈有不生者哉且夫學範人以道而所貴知本若是乎道之必有本也然道有其體則本在道中而道有其用則道由本出所以言理第曰知本而言事必曰立本也惟君子能之矣君子務本本何在其在道乎言乎道之源則道統夫本言乎本之實則本貫乎道故一本非全乎道而為道必循其本也君子欲求道之生必先求本之立立之而萬事之本定焉身心之內凝吾神以立之而萬事之道從此出矣如木根立而枝葉由之生也立

之而一事之本固焉倫物之間分吾力以立之而每事之道從此出矣如樹榦立而華實於焉生也道大則散見於天下而或實或虛者豈道之難求哉惟其本之動搖也君子內返諸躬立於中而不移道之所以旁達也立其極而不遷道之所以推暨也帝曰執中皇曰建極執其要以圖之而散者自聚矣道光則常運於千古而有益有損者豈道之易失哉惟其本之淺薄也君子先慎乎德立於心而心固道之所以不匱也立於身而身安道之所以不竭也先正其心先脩其身植其根以蓄之而常者不變矣本者道之淵源求道者雖未可止於本從未有舍其本而可致於道者故夫

忽近而圖遠吾不謂之不知求道而謂之不知反本也果其立焉則無慮其不生矣蓋與道相關其機固甚速也道者本之究竟有本者固當從事於道未見有致於道而不先求本者故夫務大而無實吾不特歎其昧於求本而即歎其昧於致道也果其生焉固已用力於立矣蓋以本為始其功固有序也是則道必有本無本者非道也生必由立不立者難生也君子務本如此則為仁者不當求孝弟為本哉

賦得先立春三日

得迎字五言八韻

春到靈臺上先占太史明四時推已始三日謁何誠風協膏

其動雷藏鐸不驚作新須在甲申命自宜庚綵勝期將至飛  
灰候欲更六番花信度五九粉圖呈木盛天根見陽來泰為  
盈建寅瞻斗柄

天子致齋迎

素以為絢兮

述逸詩之言素者善即可以為絢焉夫素非絢也詩人顧即以素  
為絢乎子夏述之若謂天下章身之具凡其文故有謂文勝於質  
者未有以質為文者也乃善英華難掩未嘗備其容儀而清淑獨  
鍾不啻被以章采則其得天之全者則雖謂秀靈之質即這琢之  
文可也以其天質勝也如巧笑之倩美目之盼夫豈有文飾之絢  
哉亦曰素而已矣飭容貌于當躬而進止不加脩飾正容端色之  
際何藉施其粉黛始足彰秀雅之蕤爾威儀於常度而本真無俟  
矜持含睇宜笑之餘毋庸被以綺紈乃足以見幽閑之度善是宇

素之無待於絢也。頌或謂錦繡起于素沙黼黻起于凍帛五色雜而為文五采備而成繡是絢固可施於素者也。乃詩人則更益一詞曰素以為絢兮。吾想夫玼玼者翟瑤瑤者展家服是宜寧不足以炫目而非所論於邦媛也。如山如河之象有不驚為天而疑為帝者乎。玉之瑱也安設象之掃也安施展如之人何俟副珣六筭之飾也。則一言素而邦媛之容已備矣。抑想夫朱慎有御翟第有儀衣錦裝衣寧不足以備飾而非所論于碩人也。螭首蛾眉之美有不照以日而臨以月者乎。練何必不為衣黃何必不為裳。我思古人并不存締結秋風之感也。則一言素而碩人之度悉該矣。世

豈無天質之美必假服飾以彰之者。錦衣繡裳詩人之所為不忘也。然必待絢而見為素則其質猶未獨絕耳。今試即脩態以窺之。屬輔承權何取粉白而黛黑。嫉光眇視何必被文而服織。故有女同車之咏一則曰舜華再則曰舜英。而其服御即可知也。夫豈更煩威飾哉。世豈無天質不美并無服飾以施之者。縞衣綦中詩人之所為聊樂也。然既無素而并無絢則其質尤不足恃耳今試即嬌容以審之。榮華未落何庸繼佩以瓊枝。昭質無虧何俟雜糅乎。芳澤故野有蔓草之詩一則清揚再則曰清揚而其膏沐即可見也。夫豈或擬效顰哉。惟然而白貴无咎德已蘊。夫黃離太朴無華為已昭。其文采詩人之言如此。竊不解其

何謂也

賦得魚戲蓮葉西 得西字五言八韻

塘外東風至蓮舟忽向西游魚波底躍圓葉渚邊齊爽氣曾  
浮岸飛霞欲落溪誤驚新月上難避夕陽低橋畔垂楊隔灣  
前密竹迷水痕留暮雨蓋影拂朝澹花動明星見枝搖朝露  
淒南湖漁火暗撥漿到平堤

子曰禘

魯有禘禮聖人特舉其名焉夫魯之禘豈禮也哉夫子特舉其名  
殆有深意存焉耳聞之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  
其祖配之用以報本追遠此天子大祭侯國罔敢干焉魯以周公  
之勲特賜禘禮其所從來舊矣乃當日舉行盛典有使人不能不  
一辨其名者抑又何也一日者夫子慨然於反始之心從朔之義  
而特考夫禘焉虞夏同禘黃帝殷周同禘高辛四代皆用之舉以  
五年時以夏孟夏其制甚重惟魯以懿親兼元勲故得以周公配  
文王而始有禘之禮夫魯之禘亦不一矣閔公之二年則禘於莊

公昭之十五年則禘於武公定之八年則禘于僖公禘且行於羣廟矣然皆變禮而非正禮也言乎禘之正禮自有可以實核之者禘大廟而夫人致則以七月禘大廟而僖公躋則以八月禘大廟而仲遂卒則以六月禘或有因於有事矣然皆特舉而非常舉也言乎禘之常舉則自有可以切求者且夫大禘之重祭與時禘之常祭有異禘有其制夏之禘在乎春殷之禘在乎夏發爵賜服順陽義焉此時祭之禘非周之大禘也魯之禘非周官所謂間祀者乎夫大其事則曰殷祭重其典則曰追享九獻之制具存矣雖獻子定禘以來易以七月其制殆不可問而茲固不必考其制也一

核夫禘之名殆將於此慨周公之哀爾禘有其儀天子之禘皆禘諸侯之禘間禘一禘一禘辨等威焉此常祀之禘非周之重禘也魯之禘非春秋所書大事者乎夫殷之禘也歌長發周之禘也歌雍七廟之儀畢備矣雖寰宮有禘以來萬者二人其儀更不可言而茲固不必詳其儀也一求夫禘之實殆將於此懼魯侯之弱爾况魯之郊已僭禮矣有以卜不從而廢者有以牛見傷而廢者祀典有不紊寧獨在禘乎而以一徵諸魯頌所歌犧尊將將其禮則備也萬舞洋洋其樂則全也在上者對越在下者駭奔曷禁思其義而羣然高望且魯之時祭亦廢禮矣有以夏月而再蒸者有以康

笑而即嘗者祀事不明寧第在禘乎而一攷夫禮經所載白牡黃  
目器備四代也朱干玉戚數具六代也朝踐有其司饋食有其掌  
能勿履其地而肅然祇承蓋魯禘非禮况自既灌而往乎夫子所  
以不欲觀之也

賦得端如貫珠

得歌字五言八韻

挾瑟傳清響累累記好歌音從吹管激節似貫珠和宛轉雙  
聲細勻圓一串多聽來同肩玉唱去想迴波疑自盤中落還  
如水面過周郎遙見頰花外和鳴珂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

為仁決於一日聖人望能用其力者焉夫一日不為仁則終身不為  
仁矣苟能奮之一日其用力不可思耶若曰今人不用力於為仁  
者非不能也畏得仁之遲而求仁之久也然仁在天下鼓其力以  
取之仁在吾躬凝其力以守之則其機甚捷不必遲之又久而後  
知也即其初奮之時可觀矣好仁惡不仁成德者既未見矣雖然  
仁為我之仁何以有難能者哉則亦未於此用其力耳力必用於  
定志深知其仁則心好之明辨其不仁則心惡之此非精明不能  
察也故必用其力以定志也力必用於振氣好仁而勇以赴之惡



不仁而健以決之此非果毅不能判也故當用其力以振氣也而誰則能之哉雖然精神聚而仁復無待用力之深備為勵而仁全矣俟用力之久今天下無用力於則已苟有能用力者自可作一日觀也仁之道甚大一日則其心猶可移然而其機已轉矣吾觀平旦所發夜氣所存其隨時而見者情非一日即專而力已一日乍振也令人或畏縮而不前或游移而無定則其用力猶紛苟能精其心而莫可壅遏一其心而靡有動搖則心能有主矣而誰則心能有主者乎仁之量無窮一日則其功猶甚少然而其勢可求矣吾觀三月不違終食不違其積日而成者功非止於一日而力

必始於一日也令人或以器重而憂或以道遠而憚則其用力終虧苟能圖功而大任獨肩赴功而遠途毋阻則功能匪懈矣而誰則功能匪懈者乎斯世自遠於仁胥以仁為難致苟有用力以求仁者必將以無益疑之而吾乃深望乎其人矣陽之利也一晝復而漸長仁之難也一日奮而漸進蓋用其力者自為要務吾將拭目以待之斯世自安於不仁胥以不仁為難去苟有用力以除不仁者必將以無謂笑之而吾乃重視乎斯人矣雷之發也一震而陰慝消仁之復也一日而私衷退蓋用其力者大有可為吾將贈言以勗之蓋為仁由己未有力量不足者矣奈何世卒無用力者哉

賦得春水滿泗澤 得盈字五言八韻

泗澤源無竭 春天水獨盈 潮來兩岸潤 派遠四條橫 浪漲桃  
花細 波添穀雨平 雲浮遙岫隱 日落暮煙明 人在天邊坐 舟  
疑樹杪行 征帆惟見影 畫檝不聞聲 白鷺飛應沒 青萍暖自  
生 川流窺至道 泗溯更多情

乘桴

聖人計及所乘為道不行所迫也 夫子之所乘乃在桴耶 惟其道  
不行也 所以忽計及之 若曰 吾之周游列國有年矣 一車兩馬之  
間 吾身寄焉 即吾道寄焉 乃君子得與難作 咸脚之象 而幽人履  
道 竟為遊尾之占 吾既不能濟人 遑計物之載我 誰念西歸自不  
作 吾車之擗矣 吾道不行 吾身將焉托 耶 馬煩車殆 閱歷者七十  
二君矣 振策經齊衛之郊 執輿過宋陳之地 道既不行 客安得不  
易一境焉 以寄吾跡 之道 邇劍佩衣冠 遨遊者一十五國矣 指縫  
掖而知東魯 觀章甫而識尼山 道既難合 安得不更一象焉 以新

夫子非布衣  
考卷中習周  
之似宜酌

衆人之耳目將驅車而難塵耶將葛屨而履霜耶匪兕匪虎風皆  
所歎何如而今乃復踏故轡也將舍車而徒步耶將考槃而寤宿  
耶避世避人平日所譏奚若而今乃反由此往也吾將有所乘矣  
吾將殆將乘桴矣夫編竹為泥編木為泚小泚曰桴別名為方又  
名為筏要皆可以桴繫之也嘻吾何為而乘之耶聞之庶人乘桴  
則桴乃賤者所乘也道不行而杜趾難字吾特東山一布衣耳彼  
天子之道舟諸侯之維舟世莫宗予不我畀也吾安得而乘之又  
聞乘木有功則桴又堅而可乘也道不行而漁躬宜拯吾猶鄒魯  
一儒生耳彼拍舟之仁人揚舟之君子志各有趨不相羨也又何

蘭權難追  
是詩陸中

必乘之世之治也作舟楫而入明王之夢將行斯道焉自不至乘  
舟之負載矣印須奚得舟子之招于焉可使為徒之楫行見風化  
所施殆如漢唐之不可方焉而今奚望耶即世之哀也為津梁以  
運後起之英將明斯道焉亦不至舟流之無厓矣問渡無綫滿之  
慮墮蘭有砥柱之功猶冀大行可卜奚啻就深之必用方焉而今  
何待耶設泚乘桴霸王之威不振而餘皇炫耀衷白輝煌久已難  
與並居焉迷津其莫悟矣縱一葦之所如寧謂曾不容刀也我乘  
此桴則不必曳輪迴異平時之轍迹深厲淺揭隱士之諷可思而  
蘭權難追孫橈長往是皆有定見焉波靡安所底矣考四載之成

規何必求其合轍也。我乘此楫，則無煩鼓柁。自成有伴之軍，由噫  
沔彼流水，駕言出遊。問諸水濱，相將招隱。吾將浮海矣。吾將使由  
作問津之侶矣。

大波為濶，小波為淪。情文相生，用筆多隨  
手。之。實成。連。刺。船。其。有。移。情。之。嘆。石。每。巨。

始吾於人也

聖人有慨於人已之間，而追念夫始焉。夫子之待人一耳，何必念  
夫始也。乃追溯夫始，殆亦重有所慨耶。若曰：吾之出身，以與世接  
亦既有年，苟其常抱寸衷，則亦不必迴溯其始耳。乃自反生平，吾  
固不忘夫初度，而歷求世故，人已久昧。夫前規則夫始，願之所及  
當日原視為酬酢之固然，而時過境遷，正有令人低徊不置者。夫  
周遊而與人相交者，吾也。往來而與吾相習者，人也。一身之酬接  
何時或窮，苟挾故我以周旋，而其心如一，吾猶是吾，則人又安往  
而不同也。而何必追念夫始也。萬類之往來，何時或已，苟對同人

而款洽而其遇不殊人即是人則吾又何為而非昔也而何必明  
辨為始也乃何意吾之於人遂不能忘夫始也而且重有念夫始  
也吾非一心交孚之吾也哉往來人世其始自有真矣倘謂時侯  
已非而頓忘乎其始也不幾自負吾即溯昔轍環幾遍見人匪曰  
不多乃吾猶是吾而人非是人則吾不忘夫始而人若忘乎始焉  
抑知人雖忘夫始而吾終不能忘夫始則其始固吾所關心者也  
安得不於時過之餘迴憶之以白吾之始志歟人非三代直道之  
人也哉親承函丈其始自有徵矣倘謂丰裁已往而遂昧乎其始  
也不且又負人耶溯昔贈會年於吾固常相接乃人非昔人而

吾豈非昔吾則人縱昧於始而吾仍難昧於始焉抑知吾非昧於  
始而人亦究不能昧夫始則其始又人所共諒者也安得不於事  
遷之後區別之以誌人之始遇歟在當日吾與人相接吾豈嘗自  
知其為始而事後追思忽覺已為往事矣吾豈有異哉緬夫寬洪  
之量古人之風固非後人所及然猶以數人而別之不謂人猶是  
人而吾竟於一身別其為始也此吾所難釋然於始也即當人與  
吾相應吾豈嘗預擬之為始而時過迴憶忽覺已在昔時矣吾豈  
有心哉思夫正直之風盛世之人固非後世之可比然猶以異世  
而形之不謂人即是人而吾竟於同時形其為始也此吾所為重

念夫始也聽言信行始吾於人則然矣而何以於今忽變哉

賦得於論鼓鐘得論字五言八韻

辟雍聞奏樂秩秩節於論賁鼓聲初起庸鐘響更喧大昕徵  
幾次小叩應連番合舞音相協升歌調不繁西房陳彩籥東  
序列高軒刻石文猶在浮金記尚存淵流非擊磬簡簡勝吹  
埙

聖駕榮臨侯園橋氣自溫

久而敬之子曰臧文仲居蔡

敬以交者善敬於鬼者誣矣蓋惟晏子能敬故善與久交也若臧  
文仲之居蔡豈復用敬之正哉嘗聞君子大居敬故誠慤以交人  
齊明以事神豈敢忽於人而尚夫鬼哉乃若同此一心或以將毋  
忘之雅或以流為非分之于夫子一則指其善之實一則揭其諂  
之名其用敬同也而其事可相形而取證焉平仲善與人交將於  
何驗之哉吾聞晏子之居近市景公欲更之而辭以先人之舊善  
蓋久居而不忘其敬也且其言曰非宅是卜惟鄰是卜違卜不祥  
則其敦於交道不可於卜鄰見之乎子故揔其初終而言之曰久

而敬之夫敬交甚不可忽矣交益友則奉為著蔡焉交損友則惕  
若龜鑑焉道合者不必昆命于元龜心符者無慮共違於卜筮然  
而能久者難矣以觀晏子不第慎於羣居終日之間尤不懈於匡  
居習業之際豈效凶終隙末者信誓旦旦且聽命于鬼神乎此居  
敬之最善者也而凡行敬者不可思哉且夫敬之行於人者必主  
於誠也敬之行於鬼者必流於誣也古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  
務民義而遠鬼神乃協其依之兆重申命而用史巫宜詳紛若之  
占所以求媚于鬼神者晏子必深斥之也乃何以獻紆風微班荆  
道替建策者必聽于神筮仕者必求于鬼誰復以敬鬼神之心而

詢及朋友哉嗚呼世特以鬼道交耳如魯之臧文仲者三筮書賢  
不聞加敬而其所以用敬者則以居蔡特聞夫文仲固賢大夫也  
當其先僖伯諫矢魚哀伯諫納鼎誠哉敬君矣文仲承先人之緒  
敬以立朝敬以交友盡忠補過名不在晏子下也然祀爰居縱逆  
祀復挾諂瀆之心以居蔡焉三年一兆久而勿替厥後臧為納之  
入國臧會卜之得御僭吉之占兄弟可欺違恆朋友說者謂由文  
仲所以居之者殆久而益敬之敬於人則中心誠焉敬于鬼  
則私意營求晏子固多詭譎而其敬交則善文仲亦有賢行而其  
居蔡則非夫子故相繼論之而其世之用敬者可以參觀矣

賦得班超投筆得封字五言八韻  
絕域英雄志侯當萬里封傭書誠瑣屑投筆豈凡庸建豎陳  
鞞畧飛騰効折衝朝辭金闕迴暮宿玉闕重安用毛錐銳休  
誇墨陣濃凌空矜有氣橫掃陋無鋒管子城應謝中書令詎  
供奇才惟定遠張傳願相從

### 願車馬

車馬未足盡其願而願正可藉之以伸矣夫車馬固人情所大願也由之願果專在此耶要可藉此以伸耳嘗讀詩曰君子之車君子之馬是車馬屬於君子他人亦羨而願之矣而况自有其物者哉蓋物以載人為利人以備物為安吾懷正可藉此以見如謂第取一身之逸也則非我所願也由何願哉願不起于利用之材而苟可以供吾用者皆足適吾素願也願不止於安行之物而即可以輔吾行者正可伸吾大願也由何願哉先觀諸車馬人情有之則喜無之則羨由也當獨行踽踽之餘忽見夫憑軾而來者有不



望其後車載余良馬濟余者乎而今得之在我矣車既攻歟馬既同歟素志其將由此施歟人情無之則難有之則易由也當行路悠悠之際忽遇整轡而過者能不見而見授綬使登脫駮相贈也乎而今操之自我矣庶且多歎閑且馳歟壯懷其將因此釋歟然而天下之不少矣試觀豪華之子乘車百兩者若何驟北三千者善何豈獨我有車馬哉而胡為重視之也由正欲以身外之物證吾願也然而人世之車馬無多矣試觀往來之衆無將大車者幾何爰喪其馬者幾何幸而我有車馬耳而竟若私有之也由更欲以宇內之物成吾願也所慮者車馬無常而念則久而莫釋子有

車馬馳驅是靳擇有車馬徂居自私絕不計車馬之蓄何為而惟此一日得之不可一日失之其念縈繞于中而不置由甚笑其願矣檀車幸未蟬蟬四牡幸未瘡瘡則淡然之願從此起爾可怪者車馬無定而心則操之不舍魚軒之歸惟聞霸王乘黃之贈莫繼渭陽初不問車馬之用何為而惟此自我致之則亦我自我有之其心固結於內而不忘由更嘆其願矣在輶既有五檠在手既有六轡則殷然之願即此見爾雖車美人瘁馬多招禍似宜凜其箴規顧守之即崇侈之具用之乃見志之端雖安車弗就千駟弗視亦可表其介節願却盡却此駕馭之材何由見恢宏之志善夫結

馳之風乘肥之富吾黨亦不少概見其尚與衣輕裘皆共之朋友  
由之願庶獲伸哉

賦得蕙風入懷抱

得琴字五言六韻

此夜何寥寂閨來可聽琴光風經室好轉蕙入懷侵露灑  
薔薇濕雲生薜荔陰操成明月上曲罷落霞沉馥郁應留袂芳  
菲自滿襟謝公相訪處草色一庭深

其心三月

驗大賢之心歷時已久矣夫顏子之心固無時不存者驗之三月  
歷時不已久哉今夫學者之用心與時俱進志切則月征之念自  
殷意專則月試之功宜奏此初學用心之程而非成德驗心之候  
也乃若此心獨抱虛明而常為主宰則積之至久而舉月以稽之  
不已歷時甚永耶吾有以驗回之心矣以回賦稟獨優心常超於  
萬物之表虛靈無昧純一無疵所為澄此心之源者固無昧時不  
然也則其心獨清也以回學養蕙至心自絕夫百慮之緣曠然其  
懷淵然其志所為充此心之量者又無時不然則其心獨全也吾

於是即其心而切驗之精明之念非起於一時守之終日也純粹之衷非持之數日保之旬時也蓋至於三月之久云學問必積之終身三月特瞬息之頃耳而非論於回之心也向使心之清明經三月而一徹心之精一歷三月而一完則其時甚暫矣以觀於回常抱虛靈之體推之造次之時顛沛之際俱可以驗其心則此三月之久固未嘗見其有絕續之機也已事功必稽之歷年三月直須臾之間耳而非所論於回之心也向使心之虛明三月中尚有所蔽心之專一三月中或有所分則其時尚短矣以觀於回常存明哲之懷推之朝而受業晝而講貫俱有以驗其心則此三月之

中又未嘗見有空虛之迹也已聞之廢學之譏一日殆如三月回則三月殊非易也春元夏夏亨之象造化已易其氣機而其心之盈虛消息與時偕行則默運於中而無間何待氣有所虧七日而始占來復憶昔聞韶之後忘味至於三月回則三月不為速也春誦夏絃之功教者屢更其肄習而其心之光明洞徹與時俱新則日充於內而有餘何慮功或稍闕八月而至于有凶終日如愚回之默契也而其心乃不啻如月者之存欲罷不能回之進境也而其心遂不啻有月成之約觀其不違仁不迴異乎日月一至者哉

賦得戶外一峯秀

得峰字五言八韻

見說山居好禪房對一峰窻前凝秀氣戶外佇高踪翠越羣  
崖出烟披幾點濃拳帷孤月入排闥片雲逢樹界中央現溪  
分兩道衝虛亭標翼翼危塔映重重獨立停仙鶴低枝拂老  
松巨靈何用擘即此玩清客

求仁而得仁

觀古人用心之隱全乎仁而已夫心之所安即仁之所在也夷齊  
求而得之不已全乎仁哉今夫家國之間處常易而處變難此不  
可執其理也惟揆其心而已何則理以守常則名分之說起理以  
通變則權宜之說興均非所以言仁也古之人惟於其心之所不  
忍以得其心之所自安而後全乎其仁為仁焉子揣夷齊為有怨  
豈不以棄孤竹以如遺委宗祧而弗顧或者念宗祀之重自我而  
斬父命之尊自我而廢苟有仁心不將自傷過激乎哉然亦思夷  
齊之於仁何如哉國家變故之生孰不據理之各是然而此心稍

一周旋則其求夫也也難若夷齊者不計其前不計其後而長往者獨成千古忠孝中無此人也骨肉鬻端之起孰不謀事之萬全然而此心多一曲折則其得夫仁也難若夷齊者不必共謀不必各謀而徑行者獨抱寸衷義讓中并無此人也蓋其求仁也切矣而其得仁也至矣求之者表裏如一使夷以亂命為解齊以從親為說兩人固各有可立之端而夷齊於心不願也一則欲尊父之遺命一則欲成父之治命故雖理有承祧勢無偕遜而惟揆諸心有一毫之不仁則終已弗顧也而後各得其所願矣求之者始終無二使夷以立嫡為言齊以立愛為辭兩人固各有宜立之道而

夷齊於心不安也一則不忍背父以欺其弟一則不忍仗父以奪其兄故雖西山有窮首陽有餓惟揆諸心無一息之不仁則雖死弗變也而後得各得其所安矣發黃農虞夏之歌而采薇甘隱夸齊可謂逸矣而逸從仁著所以有係于綱常也夫季歷循弟及之常文王著世子之法彼之得仁者境遭其順其仁固無待切求耳以觀夷齊不以無名而不為不以無利而不為若以一往為仁之歸也便利名心起則所求者猶未至已陳以暴易暴之論而扣馬極諫夷齊可謂忠矣而忠從仁起所以有禊于名教也夫宋穆感兄而舍其子宋襄啓父而讓其弟彼之求仁者意未必安其仁固

未能遽得耳以觀夷齊不以孝子形乃父不以悌弟形乃兄惟以  
一去為仁之實也使孝弟並存則所得者猶未真已誠哉夷齊之  
仁固卓越千古者也所求在是所得亦在是又豈有所怨耶

賦得秋露如珠得刪字五言八韻

染得秋如許中宵露正湛霏霏疑玉屑點點似珠環月照光  
先得風搖欲刪動應穿柳線潔合綴花鬢彷彿江皋弄依稀  
合浦還來從金掌上滴向竹林間浙瀝空山葉勻圓綠水灣  
招涼當此夕庭桂自堪攀

揖巫馬期

陳大夫意注乎賢者而先有以盡其禮焉夫期從夫子而退司敗  
曷為揖之其有以盡其禮也豈無意哉且吾夫子設教杏壇與諸  
弟子言禮皆以明夫禮之大經豈徒沾沾於揖讓之末節哉乃若  
名公卿幸接光儀其旨難盡其意未仲不能復質其師者不妨念  
及其弟則當辭別之餘而禮儀之節要必為之曲盡也已司敗問  
昭公孔子既答以知禮而退矣斯時也主賓交讓之餘業已一辭  
而徑出僕御競隨之會何妨四顧而少留孔子退矣從者不有巫  
馬期在耶期也夙承函丈禮文自必研求况嚮者之問彼早聞其

畧也期也素習詩書禮意自能領會况嚮者之答彼殆其契其微也維時司敗注意於期遂從而揖之焉前此入門而揖當階而揖司敗與夫子致殷勤者期早隨之矣茲乃於既退之後猶脩初見之容殆不啻賓退而揖上介也前此下堂有拜出門有拜夫子與司敗相周旋者期亦與之矣茲胡以既退之餘猶示少闕之節殆不啻還贄而揖擯相也禮必探乎大綱若揖則少儀之一節耳何僅以此脩威儀之棣棣也試觀冠昏則以揖襄事矣飲射則以揖肅賓矣嘉禮吉禮之行孰非揖讓將其恭敬也今將責人以禮之綱而竟畧夫天揖土揖之儀不撫躬而愧其疎乎用是指期而辨

九擻之文以為始吾求夫禮之綱今吾且示以禮之目爾禮必會其深意若揖外著之具文耳何僅以此誇文質之彬彬也試觀俟于門則揖以入矣登于堂則揖以升矣儀禮曲禮之事孰非揖遜致其虔恪也今將責人以禮之深而竟忘夫旁揖曲揖之等不反已而嫌其陋乎用以揖期而脩三揖之節若曰吾未得知禮之深吾猶不失行禮之淺爾是故士文伯之揖籍談也子服何之揖子贛也皆以意有所沮而揖若司敗之揖則非意有所沮也寄深意于目送之餘而更示以手容之敬辨之則以為揖期不辨則以為揖夫子也晉景之揖韓厥也楚靈之揖右尹也皆以情有所感而

揖若司敗之揖非情有所惑也託深情于拜送之後而復脩夫庸  
拜之恭其貌似欲致禮于期其心正欲繩禮于夫子也觀其進而  
有言不可見揖之之意耶

賦得天上種白榆 得星字五言八韻

忽見榆錢布微茫辨衆星人間生自有天上種還形影滿  
暎相接光圓轉未停瑤池環正白瓊闌映疑青雨裏何嘗濕風  
搖豈遂零匏瓜寧慮隕朽木共昭靈桂子飄應落蟠桃熟幾  
經至今看歷歷雲路播芳馨

雖欲從之

聖道不易從大賢自勉於所欲焉夫從之於卓立之時似亦甚易  
矣然未必遽遂其欲願于安得不深以自勉耶且吾夫子從心不  
踰矩其從容中道固無待於思勉也而學者未能與道為一故當  
求道之初既已竭力而窺其奧而當見道之後尤必盡力以赴其  
機乃何以望道而趨似可一蹴而至而其境之獨絕者猶常存於  
意念之中也夫子之道吾悅之深力之盡而如見其卓立矣吾豈  
不願遂從之哉從之必因知之真前此未領其指歸者今皆洞識  
其本原矣識諸心而尚未備諸身也則知之將至當思與道同符



也從之必藉行之篤前此未得其體要者今皆親踐其階級矣踐其途而尚未造其域也則行之將屆當求與道合轍也是必從之矣明見其準則從之之念較不能罷者更深逼近其模則從之懷之懷視竭吾才者更切吾豈不欲從之哉吾既欲之豈有不遂吾之所欲者哉雖然難言之矣望道而未知其深者從之之境尚虛也今既幾至於精義入神之地則其境固實而可憑矣吾豈不欲即其實者從之以合高堅前後之體乎夫不思而得之聖吾知之審矣茲欲以思之者進於不思而實境仍如虛境其間殆有化不可為者則雖罄吾心思亦第抱思而得之之懷爾受教而未窺其

與者從之之途猶遠也今既實親夫窮神知化之機則其途尤近而可達矣吾豈不欲即其近者從之以窮博文約禮之功乎夫不勉而中之聖吾念之熟矣茲欲以勉之者進於不勉而近途不啻達途其中殆有神而難測者則雖殫吾材力亦常存勉而中之之願爾假令望道未親而遽起從之吾豈若是之躁正惟深知夫道之妙而思與貫通之念遂不能少留則必從之心不第空存諸欲也夫平日之所期在求進之專而今已不在求進之專矣當此望道甚親之會吾固有精進之心而果得遂吾心也哉苟因見道已近而不遽從之吾豈若是自滿正惟將徹夫道之原而思與訢合

之懷遂不敢少假則必欲之意自可實驗諸從也夫曩時之所患  
在自阻之深而今尤不在自阻之深矣當此見道已近之時吾豈  
有自阻之意而果能如吾意也哉噫吾之所欲從者求與聖道為  
一也孰意其竟未由也耶

論關雎之亂洋洋乎

論樂而舉其終其美盛猶可思焉夫樂至關雎則其亂矣然舉終  
以槩始而美盛之音不猶洋洋然乎今夫論古樂者始奏以文復  
亂以武相以治之雅以訊之誠以樂終將以語而道古也然於繁  
會之中自晁充和之為古人已難言之矣若乃樂節競奏而不禁  
樂音畢宣而不竭則其始終之善可知也今雖其風往矣而其盛  
尚可想爾師擊之始其樂不繁盛哉吾嘗與之論樂矣始作從之  
翕純暇繹詳其節然觀其器而宜究其全則以成不容畧也吾嘗  
與之正樂矣二雅三頌廟朝燕饗得其宜然美其事而宜繫以本

則國風不可缺也樂之有亂亂以闋雖宜也蓋嘗攷之鄉飲酒燕  
禮樂有四節始也升歌三終歌鹿鳴之三其次笙入三終譜南陔  
之三其次間歌三終工歌魚麗之三笙奏由庚之三乃合樂三終  
以闋雖之三合之鵲巢之三樂乃告備所謂亂也夫方其始也機  
甫動而未昭其盛及其繼也氣已發而或慮其衰必至亂而後樂  
之美善可徵也雖然其能始終無忒者誰哉則惟師摯之始殆猶  
有充盈之象乎洋洋乎樂以彰其德治神人和上下其音宜暢矣  
至於亂則恐其竭也繁音促節之興問能如簫韶九成而鳳來儀  
乎惟師摯獨知其義故情深而文明氣感而化神直舉樂不淫而

哀不傷之意悲宣之於觀止之餘也指雖鳩而知其容肅觀苻菜  
而知其志清則思穆穆者殆將於此見正始之道爾樂以形其化  
格幽明通外內其節宜諧矣至於亂則恐其乖也既備乃奏之會  
問能如周樂六變而天神降乎惟師摯不失其傳故動四氣之和  
著萬物之理直舉動天地而感鬼神之爲盡致之於觀成之際也  
撫琴瑟而想像雍和考鐘鼓而緬懷條暢則頌熙者殆將於此  
見王化之基爾闋雖首于國風而樂乃以為亂者約而反本也吾  
觀思文入於九夏七月分於蜡歛而國史之所陳獨朝與鄉俱用  
則器數固已兼該矣由斯道也金以聲之玉以振之其有繹而愈

長者字闕雖冠于二南而樂獨取之為亂者正而不階也吾觀步趨以肆夏采齊中節以騶虞躡首而房中之所奏獨飲與射兼施則歌咏固已畢達矣由此道也祝以合之敵以止之其有貫而莫遏者乎洋洋乎夫然而容出以雍徹以振羽胥可通矣蓋即闕雖已見也季札觀風穆叔拜享俱有徵矣蓋即亂而悉該也此其威為何如也胡為至今而其音不復聞耶

### 不親指

指有其時聖人不用之於在車也夫親指亦人所不能無而在車則不可妄用也夫子凜之不與內顧疾言同戒哉嘗聞登車有光手容自肅故妄指之戒曲禮著之第驅馳周道為時甚暫容有失檢者矣惟聖人抱時中之德既目容之必端復聲容之必靜則指畫之近慢者豈獨不恪守其箴也車中不內顧不疾言固已試更徵諸手容內顧則其意必有屬也或因所聞或因所見顧之而其意自注則一顧之餘手或隨而指之矣疾言則其心必有為也或出於情或由於境言之而其心不白則將言之際手或先為指之

矣夫頭頸必中之戒尚所易遵言辭毋悞之儀猶所易慎惟手容  
尤為車中所最易弛者也乃夫子則又不親指云指為臂之聯固  
動物也車中常動則手何必不動然無指陳之事則車雖動而指  
不必或動矣當其拱而尚右不同短袂之儀惟使之斂而不使之  
舒既無暇仰以瞻天自毋庸俯以畫地子之所為慮以動爾指為  
良之體又止為也車中不止則手何必獨止然非指示之時則車  
不止而指不可不止矣當其翼而奉心無用攝齊之度惟向於內  
而不向於外心既凜三緘之戒身寧備肅拜之儀子之所為欽歎  
止爾雖車中必撫式亦有用手之時然式以致恭而指則不恭也

綏有可引而指不可輕載道之餘無嫌袖手之暇矣雖車中必執  
策亦有用手之處然策為有事而指則無事也轡有可調而指不  
可妄安驅之際無慮失手之譏矣聞之君前以笏為親指之失容  
也堂陛之尊嚴既肅爾儀於咫尺則當入國不馳之際雖不必凜  
鞠躬之度自無妨脩斂手之容子也修己以敬固不第持過轂之  
規已抑聞登城不指為親指之惑眾也高巖之境地業敬爾止於  
威儀則當驅車而騎之餘雖不等執圭之重豈可效拘袂之形子  
也視民不佻又不僅守廣欵之戒已蓋惟手容恭而頌與言亦恭  
子之所為致謹於車中者如此或謂顏策過匡而指其城闕卒罹

佳人之難故孔子不親指殆無所不致其敬云

賦得春星帶草堂

得星字五言八韻

草堂春夜永把酒看珠星斜帶光穿戶低臨影入櫺林間窺  
點點花外露熒熒栖燕梁間覺昏鴉屋角醒遙從簷際望疑  
向苑邊經銀漢應侵牖微風欲動鈴餘輝猶映檻靜色尚留  
屏暗水還相照詩成憩小亭

### 仍舊貫

事當由舊也在乎仍之者矣夫貫之有舊前人所立之法也苟知其善端在仍之者耳閔子因為長府而言之也曰吾嘗讀武成之書曰政由舊說者謂正朔服色而外其大經大法要必監前代以定其規矣夫新國之於勝朝尚且因其舊迹豈後人之於先祖反不率其舊章苟深觀乎締造之精心知其法度咸宜事情胥協自當守之而勿替也已今者魯欲為長府噫長府之設由來舊矣固有其舊貫在也先王立一規條必永垂為國法故衡量而施之而合乎此亦合乎彼朝野均平不能軼於範圍之外古人創一制度

必適合乎人情故斟酌而行之而宜乎古亦宜乎今臣工遵守無  
或啓其流弊之端此所謂舊貫也魯之所當仍者也閔宮則以祀  
祖考宮則以享親泮宮則以講學事關典禮君子皆美其成功以  
視世室泉臺之毀春秋譏之以為廢其舊制者不同也而長府非  
其倫也新延廡而為蕃新南門而守固新兩觀而制崇法宜備舉  
君子不病其失時以視鹿囿蛇淵之築春秋誌之以為紊其舊式  
者不同也而長府非其例也且舊貫之當仍所以尊王所以法祖  
魯為宗盟之長制獨詳試觀大廟倣乎明堂庫門倣乎皋門雉  
門倣乎應門先王參四代之規以建適中之制此意猶可於長府

見之焉乃自浚洙城向以來幾不知先王之舊法矣然舊法固存  
也苟即長府而循之理財仍九式九賦之頒均役仍三日二日之  
法則尊王所以守藩服也魯為元公之裔貽規尤密試觀御廩以  
供祀事未廩以供國用大庫以供軍實先公積三年之慮以定不  
易之程此意猶或於長府寓之焉乃自稅畝邱甲而後幾不知先  
公之舊規矣然舊規固在也苟即長府而守之告糴仍鬯圭玉磬  
之遺禦盜仍寶玉大弓之秘則法祖所以秉國均也考遺人所掌  
鄉里以恤囂門闢以養老孤委積之舍固隨地而遷者也而長府  
則固有無盡之藏矣受則於先王悉如大府玉府之制則大不過

於貪小不過於嗇夫固有其舊典也今日尚其仍之考泉府所稽  
斂不售之財待不時之買市井之司固隨時而易者也而長府則  
已有不竭之源矣創制於先公悉循內府外府之式則華而不為  
靡質而不為陋夫固有其舊則也今日寧不仍之夫魯之因循不  
變者多矣乃獨於長府而不仍其舊以吾揆之何必改作乎

賦得兩驂雁行得驂字五言八韻

上襄推兩服齊足觀雙駟取道如龍捷隨行似雁參應鸞聲  
自合如舞節還諳纏或應添六驅原適用三追風曾向北逐  
日亦來南蓋影參差映環形上下探絕塵須率驥拂慧豈鞭

堪佇望

鑿與幸和鈴信遠軍

詞條  
藝  
蔚  
局  
陣  
閑  
張

好字多許為君談



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以論與人。有未可概與者焉。夫君子色莊。皆論篤之人也。如概以  
其論與之。則其人何以辨哉。且智者之觀人。欲試諸事。先考諸言。  
使言皆如其為人。則其人亦易別耳。乃有同此一言。或蘊而發之。  
或矯以托之。於是人既無分乎否臧。而言遂莫知其真偽。以此衡  
量天下士。安見其知人則哲也。今夫人類不齊。與我並立。有所蓄  
以待我。亦有所挾以試我。知我不得不與之也。惟然而天下論篤  
者不少矣。論出於虛。而篤則似發於實。乃發於實者。仍出於虛。皆  
以一論為之蔽焉。則論以篤而易惑。論每易偽。而篤則若率其真。

乃率其真者。反行其偽。恚以一論為之混焉。則論以篤而難憑。蓋君子未有不論篤者也。惟然而色莊者。遂有以竊之矣。而奈何竟以是與之哉。人必觀其畢生之行。誼行誼篤者。毋庸表暴。相一時也。苟偏執其論以衡之。君子言與行符。固有不容觀者。而色莊者。因以一時之嚴厲著其迹。以強冒君子之名。而與之者。遂於是莫辨也。亦嘗以觀之乎。人必深求其內蘊之性情。性情篤者。毋庸文飾其外貌也。苟泛舉其論以揣之。君子口與心一。固有無用深求者。而色莊者。因以外貌之真誠。匿其情以陰竊君子之實。而與之者。更於是難別也。亦嘗深以求之乎。論有出治術者。度量

和畧。志載以篤恭之德。而後與所論符。如其矯言法古。繆語救時。識者自必嚴辨之。以杜急功近名之漸。否則君子將展其經綸。色莊亦逞其才辨。吾恐清治術之正者。其必以此一與啓之哉。論有出於學術者。性道文章。盡發為篤實之輝。而後與所論合。如其適相空虛。流於偏僻。識者自必隱察之。以防異端曲學之萌。否則君子固守其正軌。色莊亦自為一家。吾恐混學術之真者。其必以此一與成之哉。是以知者之觀人。不以此一時定其素守。不以外貌信其中心。治必觀其正學。必別其真。豈與人之刻哉。必如是而後君子與色莊。庶不溷其跡於論篤之中耳。

賦得上善若水得柔字七言八韻

老子微言推善諦。真源如水象中求。一元有本功先運。萬物無爭氣自柔。月印每從虛處現。風行常向靜時收。東西波起機須辨。上下潮生迹豈留。空性云何因石響。澄懷看取與雲浮。幽深莫訝鮫窟室。變化休猜蜃吐樓。舊路誣迷河畔草。閒情已付海邊鷗。幸逢

睿鑒周寰宇。共矢臣心為道謀。

曰其言也詎

述聖人謹言之訓。若有未遠然者焉。夫言而能詎。殆非易幾矣。而司馬牛若有所未愜也。故覆述之。且夫言者心之聲也。心有所向而言。即隨之。惟仁者思主於斂。故言不輕發焉。乃指示者有以相懲而受命者。未嘗自反。遂不覺一繹其詞而還以相叩。曰有是哉。子亦牛以仁者之言哉。牛之以仁者也。意其積中發外。咸儀辭令。必有大異乎人者。而子乃以由中之言。惟詎為足尚哉。君子之學也。在心則敷德矣。在躬則飭行矣。其品槩何如也。至其發於外者。乃為言。即君子之言也。謀學則可析理矣。論事則可定謀矣。其敏

達何如也至於不能言者乃為訥是故其人而推魯也則訥其人而高也則不訥其人而勇往無前者則未必訥其人而容忍含有忍則自能訥乃子獨鄭重以明之曰其言也訥放言不可訓也雖辨驚人非真有德則言必思忠矣夫言之有文言之有章德音秩秩豈無所得于中哉乃子之所心欽者惟是三緘金口之銘三復白圭之玷遂予其慎爾出話也而平心核之其以為君子之慎辭則可矣多言不可訓也游談無根非盡當理則言必期中矣夫辭之輯矣辭之懌矣嘉言孔彰豈無所表于外哉乃子之所畧視者即使片言可以折獄兩言可以決謀及疑其莫捫朕舌也而

據理揆之其以為學人之簡語則可矣吾思性情以涵養而深行誼以精詳而備訥在于言則已末矣乃子猶以為至也古聖人典謨所載而昌言是陳嘉謨有告朕言之惠不憚煩矣何不聞以簡靜為高也信如子言則是訥訥無華風規已足而思其道範豈猶是擬之後言之常抑觀講論以剖析而明應對以周詳為善言而為訥猶其次耳乃子獨取為則也及門中言語有科而予也多才賜也多藝辨言之捷維其能矣何不聞以木訥為教也信如子言則是恂恂有度流品自彰而示以儀型亦不過匪舌是出之例蓋慎言之功原殊蹊妄簡言之效豈遂精純其斯謂之仁已乎

既欲其生

有不定於所欲者還即其用愛之念以按之焉夫至於欲生其生亦何必更計其愛為何如也乃茲若不定其欲焉則當即其用愛之念以還按之耳且夫人以私意厚人其所欲不可不專矣專之所以竭其心專之所以全其量果能專於所欲則已有以主之而人有以度之何必參游移之見而別其為初念之孔厚也哉如惡之欲其死即出於愛之欲其生抑亦思所惡之即為所愛者乎愛之必其人之果可愛也則其欲有獨注於此人者矣乃即此獨注之一心覺有與此心相持者是就一人而分為愛何必參兩人而

分爲愛也則欲其生之心虛愛之必其時之有所愛也則其欲有  
常定於此時者矣乃即此常定之一念覺有與此念相奪者是據  
當時而留爲愛何必閱異時而留爲愛也則欲其生之念暫今試  
還驗夫愛之者不既欲其生矣乎天下存溥篤之懷者見其人之  
可愛而遂竭愚衷且惟恐七情之內必有擾吾欲者故固執其初  
心而未嘗中悔彼固不知欲生之外尚有何事可易所以執之甚  
固也蓋以既欲其生則不可不常守其欲也天下抱明通之志者  
知其人之可愛而不萌奢願且惟恐身世之遭必有撓吾欲者故  
熟籌於後患而不敢輕施彼固早知欲生之後即有他事相乘所

以籌之必熟也蓋以既欲其生即不得不滿其欲也苟欲其生之  
念而專在此人則受我愛者借觀夫他人而愈徵其愛之之心即  
不必借觀夫他人而益感其愛之之德乃何以就一身之前後相  
形亦第還而溯之曰彼其始既加我以遐齡之祝乎苟欲其生之  
念而決於此時則爲我愛者閱歷乎他時而難忘夫愛之之事即  
不必閱歷乎他時而深誌夫愛之之功乃何以就一時之彼此相  
較早已區而別之曰彼其初既予我以延年之頌乎溯其始而以  
爲欲生之念之念可以不遷而不知其念何能不遷也料其終而以  
爲欲生之心原未嘗動而不知此心未嘗不動也又欲其死已且

不自主焉豈非惑之甚哉

雖有粟

所有不可自恃齊君為失政等之焉夫粟亦為政者之所當有也然至於人倫不明則雖有其足恃乎景公若謂立政必謀其所資所資在上理有之者足以為憑所資在富強有之者難以為據非其謀之不同也不能厚蓄其本而第廣儲其末其遂可恃所有以無恐耶則試由子之言而進籌之今夫禹貢定九州之賦惟粟為甸服所供周官理萬國之財惟粟屬司徒所掌是粟亦為政者之急務也然豈所論於君臣父子失道時哉凶荒飢饉之災每由涼德召之狂僭之所以為咎徵也吾恐大綱既紊必至有庚癸之呼

矣水旱昆虫之患恒由逆氣生之雨暘之所以為變象也吾恐中心既感并難為辛亥之祈矣若是乎粟豈易有者哉而設也餘一餘三持籌于邦國之用史臣據其事而書之曰大有年多黍多稌降福于高廩之豐詩人侈其詞而頌之曰歲其有則是粟固幸有之矣雖然其遂可恃乎哉先王貴粟之政旅師掌其聚冢宰掌其成豈慮政失其綱惟藉粟以維其心乎乃或謂有餘蓋殮有採棘也所有竭則民心難保試觀築場納稼太平之景象尚固然矧此時而可輕視也然而人情為田自必脩禮耕而陳義種而後得有之矣今雖貴如珠玉要亦祇為天庾之供爾先王積粟之政廩人

掌倉廩遺人掌委積豈慮政失其均惟藉粟以聯其勢乎乃或謂大無麥苗大無麥禾所有耗則國勢日危試思省耕省斂夙夜之籌畫尚然矧此時而可或缺也然而家國俱肥殆非不耕獲不菑畬而遂幸有之矣今雖積如邱山要亦祇為神倉之備爾積貯亦政之大要為政而無粟則已難矣而茲非慮此也夫九賦用以待事九式用以節財粟固可以守矣如其履畝以征之按籍以取之粟雖多而民心不靖獨不見麥秀黍離後人猶嘆田疇之闕哉富民亦政之大經為政而去粟不已復乎而茲非若此也夫八政以之為首九職以之為先粟更有所助矣如其厚歛以增淫加賦以



崇欲粟雖多而君心益侈曾不思麻臺鉅橋當年競效美餘之獻  
哉今日者陳氏厚施而三量皆登已動人心於一旦寡人多藏而  
四量有舊難等於國計於萬全吾恐不得而食諸也

草上之風

徵象於所尚可以驗風草之情矣夫草也而有尚之者乎矧尚之  
者以風也欲觀其德盍即徵其象耶嘗讀書曰爾惟風下民惟草  
古大人風化所加遍於草野其機之所動不捷而速不行而至故  
其勢足以相尚也則試上觀天象下鑒物情庶草雖曰蕃廡乎而  
俊風之均被可思矣君子在上則德為風取其足以臨也小人在  
下則德為草取其足以受也然泛以擬之尤必實以驗之分而觀  
之尤必合而徵之即風以觀猶未見其雄也即草以觀猶未形其  
靡也則泛擬焉而其形未判者實驗之而其形立判風不遇草而

已見其剛也草不遇風而已見其柔也則分觀焉而其象已殊者  
合徵之而其象更殊有如草而上之以風乎風則發機于地矣草  
則得氣於天矣其情固默以相關也以相關之情而得相加之情  
則尚之也甚微風則行于天上矣草則茁於地中矣其勢又絕不  
相屬也以不屬之勢而得不隔之勢則尚之也更顯尚之而致其  
長養則為和風也草固受之也夫薰風解愠凱風徧吹有以使嘉  
草之畢植則和煦之加于物者自不能阻焉其尚也固草之所深  
願而不能自必者也風操其權也尚之而致其嚴肅則為烈風也  
草亦受之也夫終風為暴匪風為發有以使百草之具腓則威令

之施於物者尤不可遏焉其尚也固草之所甚畏而莫可如何者  
也風司其柄也薰猶不同臭蘭艾不同形草有別而風之尚則無  
別也有時豐草叢生而淒風尚之有時蔓草難圖而協風尚之草  
之類雜然各見而自任風氣之推遷厥草則惟天厥草則惟繇草  
無分而風之尚偏有分也或為蒼楚之無知而仁風每尚之或為  
卷旆之不死而疾風每尚之草之種紛然並呈而早見風聲之區  
別蓋以風之勁本足以尚也而復尚之於草則扶搖焚輪彌見風  
力之勁以草之微本無足尚也而復尚之以風則甲折萌達愈形  
草色之微其偃也自有可必者矣



而核之則專求知人庶幾達知之旨哉然而遲未達也必兼仁以  
言知則知人之說若背乎愛之道而妨乎愛之施其未達也執仁  
以求知故也當是時遲雖不復問而精神已露於子之前子不待  
問而觀察早悉夫遲之隱遂以知仁相資之義告之舉直錯枉能  
使枉直不必贅言知不悖仁也使遲會其意而通之則兼求愛人  
庶幾達知仁合一之旨哉乃遲終未達也遲之疑不僅在知子故  
即知以通仁子之言不僅在知而遲又得知而忘仁退見子夏告  
以問知其終未達也舍仁以求知故也夫遲非繼仁而問知乎使  
其聞舉錯之言而仍執未達之見則可以達矣然而遲固為申知

人之意絕不計夫愛人之說而遂專舉夫問知也則以鄉者問第  
在知非即仁以論知也如使始也離仁以求知固無未達之意矣  
繼也即知以通仁亦無未達之心矣孰意輾轉誤會竟以舉錯能  
使之說盡屬之問知哉苟非子夏為之發明幾莫解其問知之惑  
夫

賦得仙家犬吠白雲間

得亭字五言八韻

欲識仙家趣  
滕王舊有亭  
遙知黃犬吠  
定向白雲停  
響激啼  
孤月聲高叫  
落星紫閣何  
待守赤道  
幾曾經玉兔  
應潛跡  
金烏欲避形  
怪非驚蜀雪  
馴自護松扃  
蒼狗須更改  
花鈴約畧

聽淮南傳異術奇跡更神靈

及其使人也

觀君子之使人即從其難說者推之焉夫使是人則必說是人何  
敢望之難說者也孰知及其使人也即此難說之君子哉且天下  
持剛毅之心者大抵嚴於使人者也其嚴於使人者必其不輕說  
人者也願我以一心獨運不妨判為兩途而人以兩事迭參不禁  
連為一致則當其任用之日以想其拒絕之時不禁為之色動焉  
而有以窺君子精神之所轉注矣君子難說既如是而何以謂之  
易事哉吾謂說則術起於人事則權歸於己故欲觀人之事君子  
者宜諸徵諸君子之使人蓋事即一人可知而使必合衆人始見

事乃効之一日而使則操之一心欲驗君子者以事為準可不由使以推哉然而人初不知也第見夫拒說者之甚嚴幾若無一端可取則人誰克一毫無疵也進而思焉恐其不當于使也然而人尤不信也第見夫責說者之甚詳幾善欲有能畢集則人誰克無往不宜也退而懼焉恐其莫承夫使也使之而登諸薦牘任以職司君子何嘗有偏頗之意而受命者未免有所畏也為思昔之嫉人已甚毋乃凜然自飭乎他日者或曰感恩或曰知己則亦傾心於所使耳而當其初則不敢望也平生久懾夫威嚴孰不援為前鑒哉及其求之於野升之於朝夫乃歎君子之不可測也曰向者

固願不及此也使之而拔自庶僚厚以爵祿君子何嘗存刻覈之懷而苟觀者未免有所疑也為溯曩之待人過苛毋乃皇然交戒乎異日者辨為得人推為相士則亦共服其所使耳而當其際則不敢定也吾儕素仰其剛方孰不擬為絕望哉及其授之以官予以以邑夫乃窺君子之自有主也曰向者固料不及此也拜手以而稱于朝下教而揚於國自信無疑者何嘗躊躇而有待蓋惟難說之君子贊襄者胥戒曠官則當企仰風裁而後鄭重以及之也迨至賓興者既進乃知君子神妙無方固未嘗執其成見爾薦為輔弼之才用為奔走之職昭然共見者非必依違而不決蓋惟難

說之君子蘊蓄者俱懲蹠進則當心儀槩獲而後雍容以及之也  
迨至引翼者已升乃知君子中心素定又未嘗輕以相試爾然則  
使之之術當無失乎事之之心而後事之之心乃無負乎使之之  
法蓋必器之也難說之君子必於此而後徵其全量也

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

以惠稱鄭相問者更由楚相而思伯佐焉夫子產之惠非不如管  
仲也惜其國小耳若彼子西者安足以比管仲哉且自齊以伯起  
攘楚服鄭多其輔佐之力焉厥後伯術寢衰雄邦迭起小國每受  
其患雖有賢大夫懷保其民僅得免禍至若大國之卿相大才既  
不復生即小有才者亦少焉固大國之不幸抑亦大國之無輔也  
或問子產抑思子產之所處何如時哉當其時會盟迭主齊桓之  
烈已邈矣晉既不振楚正憑陵惟鄭介於兩大不敢窺唐子產以  
惠撫之亦豈易乎夫子產豈特有其惠哉觀其政績苟得大國而

展其才當不在伯佐下然而蕭魚三駕困於構兵宋虢二盟疲于  
索賦維時夫婦男女不遑啓虜民知窮困惟惠可以綏之子產於  
難治之時為善治之術則其得以惠人稱者非有德孰能之且夫  
鄭之受惠多在於楚當子產之時子唐為純門之役遠子為棘澤  
之師以至子囊乞旅而興兵子圍挾兵而入聘楚之執政無不以  
謀鄭為事者求如子西之不加兵於鄭者不少概見然而如彼子  
西不足恃也苟遇齊桓創伯管仲輔之則南風不競鄭又奚必求  
庇於楚哉是子產之受楚惠者不幸而出於管仲既沒之後也夷  
攷管仲當日匡王擡楚治民服敵功烈照人名著海內矣然而作

內政而寄軍令隱武事而行文道魚鹽之利通於民間玩好之資  
交於鄰國難以功名著而隱然示以惠焉其用惠與子產同不同  
未可知特其責楚貢於召陵受鄭成於甯母列邦咸懷其德微特  
楚人斂戢即鄭國亦安有禍患也或人之問意在斯乎然則子產  
之惠殆遜於管仲歟非也管仲用於大國故創伯而以才顯子產  
用於小國僅固圉而以惠彰管仲未嘗無惠子產未嘗無才也假  
令同生一世大國得有管仲小國得有子產天子下安有不治者  
乎而彼子西者又烏足道哉

賦得數點梅花天地心

得心字五言八韻



天地渾無心探梅即見心試看花數點可悟氣先臨風信知  
潛至霜威詎暗侵一枝猶雪裏幾度到春林豈待江邊渡暹  
從嶺上尋夢常思落月趣欲付棲禽從此還知易其中可會  
琴讀書欣有得元晦用功深

宣其然乎子曰臧武仲以防

然者未必然以者不當以也夫文子誠宜然正恐其未必然耳若  
臧武仲之以防宣復宜然者哉且春秋之士大夫務虛名而不求  
實行苟一端取信於人則共相然評而不問其所以然知其庶靜  
者虛譽既傳其智譎者危機已露夫子於此一則婉言以正其過  
一則嚴辭以揭其非而人品可以通按焉子既然實之言矣夫文  
子庶靜之也非以智術邀譽者也使謂脩班制者以其文救凶荒  
者以其惠誅叛定難者以其忠夫豈過也乃必以是為然則豈其  
然乎夷考文子之時衛國多難孫林父據邑以叛而文子獨不犯

飛渡氣脉自聒

軒然大波起炒

在議論能縮注

兩頭

筋脉靈動跳脫

回梳敏捷

其難焉觀其舉賢同升謙恭抑讓所謂不厭于人者諒然以為  
周旋中禮易若斯也從容中道在在若斯也吾恐文子自審亦  
不以為然耳夫子婉言以示之以見人品有真不得昧昧也而彼  
心懷詭詐者烏得托為名高以相然諾哉且春秋時士大夫之盜  
名欺世者不少矣試觀趙盾號為多才難逃直筆向成稱為賢相  
尚挾矜心以及藥書之德且為匹輩之謙趙鞅之賢乃有晉陽之  
叛當其時孰不以為賢哉而奈何若彼其然也即如吾魯之大夫  
襄仲之智稱僑如以才顯皆不克以令名終其後有臧武仲者死  
擅聖人之號自矜智者之明其聲名者過指公叔文子遠甚孰意

其奔却之後竟有以防之一事哉夫仲固智士也使其承僖哀之  
德文宣之勳以謹守防邑亦如公林之富而不驕何蓋失守宗祀  
乎奈何犯門遠竄據邑自私若與季之以費叔之以邱孟之以成  
儼為並峙焉夫子特揭之曰以遂有以懾奸雄之志使不得冒賢  
哲之名竟至嚴詞至直也然則稱武仲為聖知者豈其然乎豈其  
然乎向使燕靜之士不求人聞而稱許任其過當權術之士惟恐  
人見而推原予以可寬則賢者之品隱而奸人之志得矣故體文  
子之心而婉言其不然探武仲之隱而直揭其所以而二人之高  
下不於此可見哉

賦得終軍請纓得童字五言八韻

南夷當向化漢室有終童  
縵短捐何勇纓長請獨忠  
地荒憑駕馭年少印英雄  
掣肘初無慮揮鞭即可通  
誓將羈賊首庶得快臣衷  
海遠寧烟白峰高虎節紅  
大綱原不紊朽索豈能同  
慷慨書生志還思立戰功

管仲之力也如其仁

聖人稱伯佐之力而以一言揭其仁焉夫管仲之力即管仲之仁也由其力而驗其仁不可先以一言揭之哉且自五伯迭起莫不以力假仁矣而仁聲遠播首推齊桓顧齊桓材不過中主何以四十餘年澤被天下此非其君之仁乃其臣之力有以致此也今者由其事功以想其德惠覺伯也而近於王猶可一言以表之爾子謂管仲未仁夫仁之見於事功者其仁若不可見而其力則有可見也吾試由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實核之當其時齊廷不乏人矣高國之世臣鮑叔隰朋之賢佐皆足以治國而不足以正天下也

試思佐桓叔伯威震四海功垂百年伊誰之力哉管仲也今夫管仲之力人一見而知之也管仲之仁未必一見而知之也然吾觀此杏之會管仲用力之始即其施仁之始其後會幽而服陳鄭則以仁率之盟晉而服江黃則以仁結之至於首止定世子盟洮定王位上下別而仁及百世魯濟以謀戎陽穀以謀楚內外嚴而仁及四方迨至葵邱之盟會者七國玉帛衣裳申明王禁以管仲之用力之成即管仲施仁之極也然則一核其仁誰克如之者哉吾嘗考其治國之方猶見先王撫馭之仁政焉當其作內政而寄軍令固已變司馬之法矣抑亦思救衛楚邠救邢聶北遏暴存亡宣

武而不欲黷武所為用以防禦不用以征戰者惟其力行夫仁政也今試一覽夫山高乘馬之書已可想見其仁之莫京與京爾吾更攷其交鄰之道猶見先王懷柔之仁化焉當其隱武事而行文道固已用游士之策矣抑亦思鄭伯逃盟濤塗誤國討叛伐罪德服而不以威服所為招携以禮而懷遠以德者惟其力播夫仁化也今試一究夫大匡小匡之畧自必共推其仁之無以尚爾且管仲之先仁道久不行矣試觀齊僖小伯以來州吁有好兵之暴鄭莊有射王之悖楚文有滅息之殘列國競以兵力相尚矣惟仲能尚禮信以除紛亂而諸侯稱廣諸侯稱寬則其仁固前此所莫如

也而尚得以未仁目之哉即管仲之後仁風又莫繼矣試觀宋襄  
繼伯以還先軫取威於一戰孟明拜賜于三年孫林薄人於兩廣  
伯佐競以武力自雄矣惟仲能脩教化以息夫戰爭而甲不解纍  
兵不解鬻則其仁固後此所莫如也而尚得以未仁輕之哉蓋管  
仲之仁可於其力驗之而管仲之力可即以仁許之進求其仁而  
子可以無疑矣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

聖人自歎其莫知賢者因還以相叩焉夫子言莫我知非無故而  
發也子貢識之矣所以還叩之子耶昔夫子道大莫容夫子自知  
之諸弟子亦共知之初不待發諸慨歎也乃忽焉莫知致慨幾疑  
聖人亦有所感於中而子何容心也惟穎悟者默會其微而因發  
其覆一堂問答之際其意有深焉者矣吾子周遊列國舉世莫知  
獨與弟子輩相質証若子貢素稱通達者也一旦莫知是歎斯歎  
也胡為乎來哉常人感情不平忿衆人之弗諒痛已志之難伸閱  
歷既深不禁抗言於莫知者有之此豪傑之襟懷而夫子則自揆

於內非有鬱結之心也常人慷慨自負悵大材之難用恐利見之  
末由殷勤屬望不禁深慮於莫知者有之此英賢之志願而夫子  
則自度於中非有矜張之氣也然而善悟其言者誰哉將據乎境  
以實證之是夫子真有所感矣抑知夫子原無所感而自抱其深  
衷則其莫知固有異乎人者而必實證之是拘於其迹而非善  
會其心者也將執乎理以曲解之是夫子實有所望矣抑知夫子  
初無所望而自舍其至意則其莫知固有非關乎世者而且曲解  
之是泥乎其辭而非善發其蘊者也君子貢則豈其然哉求意於  
言中得意於言外蓋夫子既自明為我則當於我審其知矣而子

貢即還叩之子則必於子證其知矣于是遂起而問曰何為其莫  
知子也向使誤會為不平兒虎與嗟於曠野弦歌不輟於窮途於  
此而致慨莫知當必有以慰藉矣而子貢乃還質之也夫子自發  
之唯夫子自解之則其識有獨超者矣即使淺窺為自負窮年苦  
其莫彈累世病其莫究于此而忽歎莫知諒必有以勸勉之矣而  
子貢竟仍叩之也夫子自藏之惟夫子自喻之則其心有默契者  
矣假令夫子有言而子貢不問則莫知之歎孰知其即不怨不尤  
之意哉學者不特不可淺測聖人并不可淺測賢人矣

黃鶴翻飛遠摩霄氣獨豪成羣分隊伍遐舉任翔翺警露知  
無暇穿雲定幾遭數聲當落月一望極秋濤振羽來千里乘  
風謝九皋身盤孤嶼迴目注列峰高報曉雞栖樹凌霜隼脫  
絛何如銀漢表奮翮任遊遨

清言於理入長宗揮塵足暢彼我之懷  
五本後

公伯寮翹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

沮聖者行讒尊聖者斥讒焉夫子路者夫子之位也公伯寮翹之  
而子服景伯告之豈夫子所及料哉且夫生聖人不能獨起而持  
世要必有賢人為之輔佐也此其人之所繫甚重小人必力為之  
擠排焉君子必力為之表白焉要皆於聖賢無所損益也然而兩  
人之心事一臧一否其亦大相懸絕矣如公伯寮翹子路於季孫  
而子服景伯以告是已夫子路者孔子所稱禦侮者也當其軍中  
都歷司寇內而誅少正服沈猶外而却萊夷懾齊人皆子路左右  
之此固季孫所切心而子服何輩所拭目者也一旦忽來伯寮之

翹嘻孔子其殆矣哉大抵讒言之起必先去夫善類善類去則君子自孤寮不翹孔子而翹子路以為子路存將使孔子因之而強公室杜私門必肅然丕變也用是藉季孫以除子路子路既除則輔翼無人孔子必不能孤立矣則其翹子路者所以陰奪孔子之權也大抵讒言之入必先動夫大臣大臣動則人主難恃寮不翹之魯君而翹之季孫以為孔子在將使魯君因之而收政刑布賞罰必翻然改圖也用是因子路以危孔子孔子既危則主持無人魯君必不能復振矣則翹於季孫者所以陰脅魯君之心也嘻異矣此豈天之厄魯耶抑天之厄孔子耶胡為生此讒人也所以子

服景伯聞之而以告也賢人之疑信關乎聖人之通塞伯寮之翹恐其禍及于夫子矣小人害君子不先患而預防之則每為所制今者堅冰有履霜之戒矣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夫子不深可懼乎故其告也是忿激之心所發者也聖賢之優絀關乎邦國之污隆伯寮之翹恐其害延於魯君國矣小人嫉君子非乘時而力遏之則愈不可為今者包魚見羸豕之凶矣讒人罔極交亂四國魯國不自此殆乎故其告也是憂危之志所呈者也噫聖賢之用舍闔乎世運其舍者必有人擠排之也其用者必有人維持之也然則翹固不韋而告若可韋乎彼二子者烏能輕重於其間哉蓋聖人





補而所濟不宏則舜宜大為以興利也乃舜果何為哉說者謂舜亦未嘗無為矣在璣衡以則天封山川以理地類禋而祀事舉巡狩而侯職修以及舉元愷誅四凶何莫非舜之為然當攝政之時則當攝政之時則所為一稟乎堯也二十八載之贊襄考言詢事堯自為之耳唐哉皇哉皇哉唐哉一溯夫惟脩惟和惟叙惟歌之績皆堯昇之而舜第承之也夫何所創為焉乎成而六府脩樹教而百穀播以敷五教而民勸立五刑而民懲以及禮不紊樂不奸何莫非舜所為然皆命官以理則所為皆賴諸臣也二十二人之寅亮分猷協力諸臣為之耳臣哉鄰哉鄰哉臣哉一徵諸汝翼汝

為汝明汝聽之事皆臣任之而舜第總之也夫何所獨為焉古帝之朝為治本簡而舜執乎中則以協帝之德適紹帝之休而治尤簡矣當日者鳳鳥來儀第見九成之韶樂卿雲糾縵第興復旦之賡歌執中而惟精執中而惟一此外未聞有脩為之迹也試追想夫無不恃無不載之大夫何一事之可指陳哉大同之世為功不分而舜主乎欽則以官人之德際得人之盛而功不見矣當日者昌言有拜第徵帝命於都命俞天命惟幾第庸作歌于喜起一則曰欽哉再則曰欽哉此外未見有營為之事也試追思夫元首明股肱良之盛夫何一端之可形容哉蓋舜德如天天之無為不可

名而但可見舜德如神神之無為第可想而莫可知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此所以為無為乎

賦得十日畫一水得能字五言八韻

書永稱王宰圖成屈指徵一條皴獨絕十日點還增兩候傳  
巫峽花期憶武陵兩番風漲浪雙正素留冰月畫三洲滿春  
過九派澄中央分楚渚廿度拂吳綾既望應添半兼旬又益  
層可同雙管下連連兵爭能

###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

參酌二代之制惟其中也夫時以夏為正輅以殷為宜行之乘之  
其參酌二代之制者不啻取其中哉且天地昭法象以示人而聖  
人即因天地以制法象本天以立紀故欽天著敬授之休散地以  
定程故行地占無疆之吉雖時王自具良規而前代久垂令典惟  
率循勿越而後人事與天道弗違物利與地宜胥合也回問為邦  
亦知為邦自有規條在一二大經大法乎吾試遠而稽之今夫改  
正朔者新王所以更號令也易軌物者興朝所以肅觀瞻也此固  
百世相傳中外皆準者矣而求得其中者必先於夏殷取法自大

撓作甲子義和衍其數而時定焉厥後推諸天地反失寒暑之中  
不善紀人者之得正也則時取乎夏自邑夷法剗杓奚仲廣其制  
而輅興焉厥後飾以金玉不得文質之中不若質木也者之得宜  
也則輅取乎殷夏時則宜行也殷輅則宜乘也民事必與天合德  
西成東作齊七政於璣衡已備極精詳矣然未善夏時之善也試  
觀凍塗滌而時逢雪澤必待二月以往耨斗柄懸而時過伏辰必  
先命九月而納火極之霖雨大旱救災者記候為防攝桑煮梅備  
物者應節以往則可知時有養日時有養夜凡順天道以作民趨  
事者惟其時之節宣也行之則服田者記夫初歲樹麥者記夫季

秋而天道無差忒矣民力必應地无疆椎輪飛蓬聚百工于輻輳  
亦多可法效矣然未善殷輅之堅也試觀祀典脩而大輅是承必  
藉龍旂之十乘朝儀備而大共是受必資錯衡之八鸞推之適山  
依毫遷都指殷土之宏入阻哀荆建旆助殷王之武則可知域彼  
四方式于九圍凡相地勢而致民行遠者惟其輅之渾堅也行之  
則綴旒可以遠征駮駟利夫攸往而地勢無夷險矣或謂建三統  
而獨取於丑殷亦有時可行紀然紀地不如紀人則時自以夏為  
得中也朔日在營室之交乘木德以布和順帝德以出震則陰陽  
之無慝百物之蕃昌行之而自無不順矣不然雩祀正當孟夏何

以四月不雨未為災烹菽正當孟秋何以十月隕霜猶為害則豈非時之迥異哉或謂乘四載而始駕以馬夏亦有可輅可乘然太質同於太奢則輅自以殷為得中也考車有三等之儀先路次路辨其名三就五就別其飾則幅員之既長海外之有截乘之而自無不達也矣不然五路須為定式而太常大赤必盡其文于乘誇其威衛而朱纓綠縵復備其物則豈非輅之過侈哉自今以觀小正一書夏時之猶可稽者也白馬一詩殷輅之僅可見者也若服冕之制則惟周為詳備矣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政不失則議不興道隆於上也蓋庶人所以議者由政在大夫耳有道之世政不在大夫矣則庶人復何議哉子慨然歎曰今者一人守府列辟日哀而大夫獨擅國政於是天下紛然而庶民興清議出矣蓋權以專而莫制惟公議可折其奸勢以激而難防惟執政實滋其怒此皆無道之故也若夫有道之世上清下和政一而而議不禁其盛治為何如耶天下有道政自天子出無道而政至陪臣止而吾獨不及庶人豈非以有道則庶人各安其分而無所為無道則庶人欲効其力而無所補故不必論及之哉夫庶人者

能知治亂之源而欲以公論持之者也。顧其效可驗之庶人，而其端實在于大夫。大夫制政，由於專勳舊，遽委之以權，遂使翟泉、雍邱有伐任之歷年，而其專難返。苟政自天子而上，卿三命，下卿再命，則職分而專勢不得自專。大夫竊政，由於積親賢，授之以柄，遂使邢邱、梁有僭作軍藏，甲有私傳之數世，而其積至深。苟政歸天子而賢則世官，否則世祿，則事治而弊無由日積。此何待庶人不議而後知天下之有道哉？何也？庶人之議皆由大夫啟之者也。議之微而中者，則託諸風謠。夫匪風則繫念明王，下泉則興懷賢伯。庶人尚慨其永歎矣。况降而至於大夫乎？試觀

敗我師者，歌臧氏之侏儒，興我役者，歌澤門之白皙，而且棄甲則興謳於丹漆，使民則致誦于衣冠。庶人豈好哀末議哉？實欲以諷言微中，聊陳軍國之謀，故文以風詩而諷諫之隱衷，悲寓焉。雖憑威勢以禁之，藉溫語以釋之，而其議不止。大夫將如此，庶人何也？議之激而成者，則形諸誹訕。夫周哀則國人謗，王宋敗則國人咈。公庶人已嘖有煩言矣，况甚而至於大夫乎？試觀鄉校游而論起，決戒川防邱賦作而謫興，毒懲萬尾而且衆怒，則迫以焚書國言，則騰于進胙。庶人豈敢滋橫滋哉？實欲以慷慨指陳，稍補廟廊之闕，故勒為野史，而是非之直道猶存焉。雖盟亳社以要之，誣通衢

以結之其議愈厲大夫恐難為庶人罪也然而豈所論於天下有道時哉制禮定樂之權悉歸天子則政立而庶人安夫庶人所以不安者大夫耳乃必韋索曰賢而後舉其人吾見咏袞衣之美賡赤舄之容者早已式其丰采也綬懸鐸以招立鼓以聽而庶人且安于草野而共戒夫讒說之震驚命將出師之柄悉自天子則政平而庶人服夫庶人之尤不服者大夫耳乃必詢謀僉同而後授以職吾見欽緇衣之好畏大車之風者自必仰夫儀型也縱芻蕘有詢朝市有求庶人且服其紀經而深惕夫講張之為幻要之政出于歧則道路之怨誹必熾政歸于一則閭閻之風俗自淳處春

秋之世焉得挽無道為有道一見上清下和之治哉

人而不為周南召南

聖人教其子以盡人之道即二南而及言以示之焉夫周南召南豈可不為者如其不為又安得盡為人之道哉夫子所以警伯魚也曰天下所以為人者必取古人切近之言而守之故不盡人道則已苟盡人道未有用力於斯者然使果用力於斯而體之於身施之於家猶恐有所不能盡者焉奈何竟置切近之言於度外也其何以自恃為人也吾訓汝以周南召南切近當為則不當忽畧而不為怠惰而不為矣何也周南召南所言皆人道也惟人心及諸身則當讀關雎而知勅躬之理惟人必推之家則當讀鵲巢



而知積德之方惟人必立其本則當讀麟趾而知後皆啓於先惟人必致其用則當讀駟虞而知邇可推之遠然則周南召南欲為人則不可不為者也能為人則未有不為者也汝其克為之哉何也不為則不成其為人也人莫切於修身二南之言備身詳矣自備之士諒必不敢忽之否則關雎言后妃之德次之葛覃言其本次之卷耳言其志口誦之而不以身體之矣不備身而可為人哉必備身而後為人何不求正始之道也人莫近於齊家二南之言齊家備矣家齊之士諒必不敢怠之否則鵲巢言夫人之德次之采芣不失職次之采蘋循法度習之心而不以施之家矣不齊家

而可為人哉必齊家而後為人何不求起化之原也雖曰王者之風繫之周公諸侯之風繫之召公固儒生所不得為然師其意不師其迹又安得不為也而奈何誦讀之下漠然不彈其心乎夫觀雅而識王朝之升降觀風而識列國之興衰其為之猶甚遠若二南之切於日用者而竟不為是不識人倫之本而第以合樂置之也其謂之何雖曰漢廣汝墳德化所及甘棠行露政教所宣固章布所不能為然求其感不求其應又何能不為也而奈何討論之餘頽然不用其力乎夫觀美而知治世之音安以樂觀刺而知亂世之音怨以怒其為之猶可緩若二南之敷夫行誼者而亦不為是

不知人紀之原而第以工歌畧之也其謂之何夫人所以必為周南召南者以其可以為人也人而不為是不必備身也不必齊家也則亦不得為人也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賦得日光玉潔

得韓字五言八韻

八代文風轉天才獨付韓日輪光與並玉質潔原完碧落輝  
毫末黃虹化筆端淮碑傳不沒石鼓妙同刊雲霧驅應盡瓊  
琚珮自珊玉川刪家好東野和猶難星月精寧耀球琳色已  
殘當年扛鼎力曾憶篆吞丹

### 擊磬裏

終誌伶官之名特以擊磬著焉夫擊磬亦微職耳乃裏以之著而  
殿諸伶之末則其人自有可傳者歟昔天子擊磬於衛荷蕢歎其  
有心殆欲借磬以寓正樂之意也乃反宗邦而釐訂雅音或有其  
器而無其數或有其名而無其實諸伶散亡獨留職磬者在斯人  
也雖不得嗣后廢之響猶能契至聖之心則其人可傳足以殿諸  
伶之末已少師佐大師者而在播鼗武後亦各從其志也而繼之  
者誰哉吾嘗讀詩曰鼗鼓淵淵繼之曰依我磬聲若是乎衆音之  
奏必賴磬以收之也擊之者誰曰惟裏是攷周禮磬師之職掌纒

樂燕樂凡祭祀燕饗無不與焉誠以磬為重器也頤鼓人掌六鼓  
并及四金而惟磬則專屬之磬師焉蓋石音屬角最難諧和當其  
取自泗濱成之磬人而凡東方曰笙西方曰頤苟非一官專之恐  
其音之不諧也溯昔后夔典樂於鼓鼓但一言之而於磬一則曰  
夏擊鳴球耳則曰擊石拊石則奏之堂上所為和神人格鳥獸者  
非輕試矣襄也按班聯而置軒縣供職事而陳堵肆徒徵徒寒之  
法正清角之音俾古樂不至廢墜者當惟襄也是賴矣且夫磬以  
立辨襄而擊之其有明辨之思歟然而二人萬於襄宮八佾舞於  
季氏以至三家祭以雍徹諸鄉饗以工歌等威之隆殺日以無辨

矣襄苟欲寄明辨之懷當不徒以一擊留介石之貞而磬以終振  
襄而擊之具有振興之志歟然而六代之樂器徒存四代之樂章  
徒具以至侏儒戲於君前女樂陳於郊外風教之遷流日以不振  
矣襄苟欲寓振興之意尤不第以一擊傳清收之韻爾抑又攷之  
夫子嘗學琴於師襄而得文王之操矣當其一彈再鼓之餘豈不  
足揚解慍阜財之烈然而不以琴著者事有專職明不廢官也顧  
吾子之所善者諸伶中惟擊與襄擊則既往矣襄也獨留或可畧  
存正樂之遺乎孰竟襄竟與陽同入於海也煙波浩渺毋乃不念  
宗國之無人耶



作泛交之設夫人未必皆可者也子夏不僅有所與也其曰可者與蓋必可者然後與之也天下存博收之量者未必可而盡與之以為交有厚薄則所與或偏不如盡取之以示同人之概然其所與者已誤也夫可者能有幾人其他能盡取否也則與貴乎少也天下存泛愛之心者稍有可而即與之以為交有親疎則所與或隘不如兼收之以俟後日之察然其所與者已隘也夫可者豈無虛假其心能盡悉否也則貴乎精也是必慎擇其可者確見其真而後與之蓋不知閱幾何人其慎其難而始得一可與之人也乃從其中別之曰此則始為可者也而所與者不混矣是必深求其

可者誠知其善而始與之蓋不知歷幾何時審之辨之而僅得是可與之人也乃特於此揭之曰此則誠為可者也而所與者甚難矣有存不與之見者雖可者亦不與之以為其餘地而茲非必不與也可者則與之固泛不與之念通焉者也有存必與之懷者則可者自並與之以為其他計而茲豈專於與也可者始與之又從不與之念析焉者也此在所與者方幸之以為待人當盡如吾而不知與之者僅得其半也此在旁觀者竊料之以為待人諒盡如此而不知與之者已限分其域也夫豈不問其可而漫與之哉至不可則固已拒之也子夏之言如此



焉著為令而不懼造為刑而不懼孟氏愛之以為必得一明決之才以戢其縱肆故其使陽膚者徒欲防人身非欲服人心也三家之貪暴甚矣作軍舍軍法一變邱甲曰賦法再變強暴遂相師而不法而士師遂不能除焉懦吏則人狎之貪吏則人罔之孟氏虐焉以為必得一果斷之士以防其乖戾故其使陽膚者徒欲以刑齊非欲以德化也吾為陽膚計之是誠難為矣雖然皋陶期於無刑則曰協于中蘓公敬爾由獄則曰式有尚慎膚苟循其言行之何難為之有乃必問於曾子者曷故曾子以忠信為心事有不順者必反諸已而不責之人焉夫紀綱紊而刑書鑄矣政令繁而誦貴謠矣彼

以文致明決敏為功者殆不足取為法也問於曾子則忠信為懷者其言自不尚夫廉察吾見未訟感之而化已訟就之而直庶有以示我於一問中矣曾子以忠恕為學物有不遂者第責之躬而不求諸人焉夫呂刑則曰惟良矣大車則曰畏子矣其以明罰勅法為治者或不宜於救時也問於曾子則忠恕為學者其言自不誇夫刺覈吾見溫良者無慘毒之懷正直者無阿私之意庶有以啓我於一問間矣吾故曰使者之意有嚴刑重罰之思也問者之心有尚德緩刑之意故志也或者曰昔夫子為魯司寇三月而大治蓋尚德不尚刑也故曰必也使無訟乎然則曾子哀矜勿喜之

言其即此志也哉

賦得江燕繞樯飛 得飛字五言八韻

江船來復往江燕繞遠飛  
遠棹知難定危樯忽暫依  
無踪尋舊壘有語問烏衣  
雨細周遭穩風斜上下微  
水鄉雲作宅花嶼樹成圍  
巢幕情雖切棲梁事已非  
征帆隨處泊故國幾時  
違旅客愁應起何年與共歸

### 百官之富

更徵聖德之富不入門者又不見矣夫子之德擬諸百官可謂  
富矣然不入其門者不與宗廟俱不見耶且夫之富也以財君子  
之富也以德故大畜之彖傳曰篤實輝光惟其篤實也所以富之  
積厚惟其輝光也所以富之象宏大聖之所為道無不備也乃或  
求之莫得其端則蘊蓄之深不又昧而莫覩耶如不入門則不見  
宗廟之美固已頽美則英華發於外也不有蘊蓄藏於中者乎宗  
廟一望而即知也不有徐察而後審者乎取而辭之如百官之富  
是百官有即在宗廟中者然嘗而祀事舉百爾執事奉璋而左右



有人奉牲而駁奔有人則辟公為顯相也賢才為多士也固已實繁有徒矣夫子之實德或即美而寓其富視諸此百官有即在宗廟中朝者朝宇之居位處百爾君子宣三德者有人嚴六德者有人則夏商之二百也我周之三百也固已其數孔多矣夫子之中藏足與美相稱其富擬諸此此非人所宜見者乎而又難為不入門者期也百官以位而授職亮天工者旁招俊乂矣建邦之六典則六卿舉其大綱正邦之六屬則六十條其庶事凡所為贊襄者幾何人宣理者幾何人各効其才以輔厥治其富當不止九官十二牧之數矣夫子聖集大成而道德所包體要極於渾全條理周

乎微小直舉百官之事而備之則觀其富而可見夫子也一既面墻而立何由悟道德之大歟百官以次而序班正朝儀者各敬爾止矣左右有其列則庶位有上下之班聯前後有其次則近臣有疑丞之輔弼凡所為表丰采者若而人矣昌言者若而人合贊其事以立一朝其富當更加三卿五大夫之列矣夫子聖為時中而文章所著動容中禮而有輝吐辭為經而有則實盡百官之能而全之則觀其富而可見夫子也一既循墻而走何能窺文章之備歟夫子以鄒魯布衣而竟擬百官之富其說似近不倫然自好古著述以來獨攬夫繫易刪書定詩脩史之要則儲德不啻儲才也

德政於焉等百王禮樂可以官天地彼汝翼汝為汝明汝聽具備  
於一身矣不入門則闔闔未窺自莫覩冕旒之盛夫子以章縫儒  
者而遽擬諸百官之富其說衆且深駭然自設教杏壇而後盡收  
夫德行言語之政事文學之士則有賢不啻有官也由也可使治  
賦求也可使計財彼疏附先後奔走禦侮直羅于一室矣不入門  
則殿廷未歷自難瞻師濟之隆蓋有其富而其美益臻原非故阻  
人以景仰乃美莫窺而於富更昧皆因未涉足於宮牆得其門者  
寡又何怪乎夫子之云然哉

朱熹曰百官之富其說衆且深駭然自設教杏壇而後盡收夫德行言語之政事文學之士則有賢不啻有官也由也可使治賦求也可使計財彼疏附先後奔走禦侮直羅于一室矣不入門則殿廷未歷自難瞻師濟之隆蓋有其富而其美益臻原非故阻人以景仰乃美莫窺而於富更昧皆因未涉足於宮牆得其門者寡又何怪乎夫子之云然哉

